



人生感悟

闽江人住房那些事

吴名

1965年，我六岁那年春天，跟着爸妈从南平建溪电站搬到古田溪二级电站。这里的家属区一色竹筋房，毛竹当房梁，黄泥竹筋糊成墙，油毛毡挂顶上一铺就算安了家。夏天屋里热得能孵小鸡，房梁上知了扯着嗓子喊；冬天北风顺着墙缝钻进来，全家人围着火盆取暖。

20平米挤着一家六口人，虽狭小却充满创意与爱。卧室、餐厅、客厅、厨房，四大功能区巧妙地融为一体，泥墙虽会开裂，墙缝间却成了孩子们传递小纸条的秘密通道。只要大人敢打孩子，整栋房子都能听见。

傍晚时分，小孩子们最先端着饭碗走家串户，寻找小伙伴们，偶尔调皮地交换着彼此碗中的美味。大人也爱出门吃饭，外边有风，有的大人一只手里能拿两只碗，吃完饭还经常派我们小孩洗碗，条件是给我们讲个故事。傍晚的家属区边走边吃成为一大景观。

夏天，天气太热，家家户户大多不关大门睡觉，进户门前都有一个小门防止鸡鸭狗进入。遇上邻居包饺子，一栋人家每家都得送一碗。那时的日子简单而纯朴，一份小小的分享就足以让邻里间的心紧紧相连。现在想起来，那些竹筋房就像隔着竹帘的通铺，越想越有滋味。

1970年古田溪二级电站建成发电，我们搬入古田溪四级电站，换新家，房子有了改观，“竹筋房”换成了“板皮房”。虽然面积还是20平米，但分割成两间，家里添了双人架，我住上铺，姐姐住下铺，两人都有了独立的空间。

还是烧柴做饭，但单位统一盖了简易的板皮厨房，烧柴的烟雾不会灌进房间。记忆最深的是

我们水电人家的孩子有一个标配——从小脖子上就挂着一把钥匙，几乎是我们“小水电人”独有的标志。它不仅仅是一把开启家门的工具，更是小小肩膀上对家、对自我照顾的责任感与自豪感的象征。从四五岁起，它便陪伴着我，见证了我从蹒跚学步到独立行走的每一步。

1973年四级电站建成发电后，我们家又搬到了永安安沙电站。

安沙电站家属区有了质的改观。“板皮房”变成了“土坯房”，这种以土夯实为墙的房子虽然掉土，但冬暖夏凉，住起来舒服多了。而且安沙电站房子面积每家也扩大到30平米，门前还外带了一个简易小厨房，我们家在厨房边围了一个鸡舍，房前屋后开成了菜地，空当里大家都会搭一个瓜棚，既遮阳又种瓜，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

工人们下班后，家属区是另一番景象，挑水浇菜，煮饭喂鸡，一派繁忙。遇上星期天，上山砍柴可是每家的大事，直接关系到一日三餐。只要天气允许，几乎全家出动，早上出发，中午回来，那阵势像极了如今的“春游”。到了下午，又开始忙活起来：锯短、破开、解小、晾干，最头疼的是南方的阴雨天，这时候引火都不容易。

现在回想起来，安沙电站的住房最有感觉，家属区占满整个山头，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家家户户像住在“别墅”区。

安沙电站一住就是十年。

1984年南平沙溪口水电站开工建设，住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地盖起了砖房。虽然家里没有卫生间，但水龙头进了家家户户，最令人兴

奋的是开始烧煤，告别了柴火时代。

我参加了沙溪口水电站浇筑工区的规划设计，从办公楼到食堂、澡堂、厕所、家属区，再到生产辅助设施——机电车间、钢筋加工厂、木模加工厂、沥青加工厂、现场调度室等，那种对房子的感觉得到了尽情发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闽江人也开始寻求稳定的基地，福建南平黄岗基地成为首选，厦门、将乐也建了永久基地。

1988年南平基地第一批永久房落成，按工龄分配。退休的老工友们高兴地说：“这辈子总算住上带独立卫生间的家了！”

随着水电站施工市场化进程，多功能活动房成为工地常态，那种“一个水电站，一座小城镇”的场景已不复存在。房子也市场化了，租房、简易房，人们有了更多选择，怎么合适怎么来。

如今的水电站工地，活动板房气派，空调全天候待命，WiFi信号满格，篮球场、小超市、快递柜一应俱全，下班还能在淋浴间哼着小曲冲热水澡。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住过的房子如同翻过的书页，一页页记录着生活的变迁。从“竹筋房”到“板皮房”，从“土房”到“砖房”，每一次搬迁都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提升，见证着国家发展的步伐。

今年专程去古田溪看老电站，发现我们住过的竹筋房早已不见踪影。我突然明白，这七十年我们建的何止是水电站，更是在给后代搭建理解幸福的阶梯啊。

作者单位：水电十六局

水问

李欣怡

西安护城河在正午的日光里舒展腰肢，把六百年的城墙折成两段。我望着画舫激起的涟漪中浮沉的柳影，突然意识到：西安护城河改造工程如同被我们重新梳理的玉带，或许才是长安城最古老的居民。它见过秦汉的竹筒沉入河泥，听过盛唐的琵琶惊起鹭鸟，如今又凝视着观光船上的二维码标识——河水在青砖与钢化玻璃间流淌，成了贯通古今的液态时钟。

水波忽然被搅碎，几只绿头鸭正追逐着游船，它们大约不知道，墨色河水里，曾漂浮着塑料袋与藻类凝结的绿毯，也从深究流水从何而来，只顾在倒影里辨认盛唐的云。游客的快门声像跃出水面的鱼，惊飞了垂柳深处的水鸟。城墙根下打太极的老人说，自打水清了，连麻雀都换了三代，鸟喙上不再沾着可疑的泡沫，改衔樱花与银杏叶了。

晚春的风带来潮湿的水汽，我蹲在亲水台阶边缘，看苔藓沿着我们铺设的砖石攀援。那些精心设

计的循环泵站、沉水植被、漂浮式湿地、生态河道，是否真能像海绵般吸纳城市的浮躁？三年前验收时，水质完美达标，如今，保洁大爷的网兜里落叶与半瓶未喝完的奶茶杯相拥而泣——我们能死而复活恢复清澈，却拦不住某些正在流淌的荒芜。

暮色漫过角楼飞檐时，游船亮起了莲花灯。穿汉服的少女俯身拨弄水面，惊起一圈圈金鳞。那些我们埋在河底的水循环管道，此刻正将清波揉进晚风，把千年城墙的倒影搅成点点星子。有夜鹭掠过监测站LED屏上实时跳动的水质数据，护城河在夜色里愈显幽深，恍惚间竟与张骞凿空的西域暗河相连。

我们总说水利工程是写给大地的情书，却常忘记，当晨雾再次漫过再生水厂的玻璃幕墙时，或许该问问那道穿过闸门的水流：我们修复的究竟是物理性的河水，还是文明传承中那份对自然的敬畏？

作者单位：水电十五局

诗歌

赞抽水蓄能电站

戎建国

(一)

千山锦绣碧波悠
经邦伟略计千秋
双碳宏图凝众志
九霄灯火照神州
峰擎玉镜云间卧
琼瑶龙宫地下修
敢教愚公惊世变
银河倒挂济寰球

(二)

神州千山秀
江河碧水流
经国谋远道
能源应无虞

领袖指方向
巨匠绘蓝图
双碳锁目标
电力调结构

科技助腾飞
风光配抽蓄
绿色强赋能
储能倚良谋

青山托玉壶
峰壑嵌明珠
深谷有龙宫
皎月映平湖

央企担责任
实力冠全球
待到功成日
愚公亦惊殊

作者单位：北方区域总部



云山映水韵悠长 成都院 邱云 摄



奋战当“夏” 贵州工程公司 邓博颖 摄



钢铁诗行 电建建筑公司 翁延宇 摄



光影成画 山东电建公司 黄玉轩 摄



竹映莲清

电建港航公司 闫俊澎 画

亲情至爱

放在过去，日子过得紧吧，家里兄弟姐妹之间互相捡拾衣服穿是常事。姐姐穿完，妹妹穿，哥哥穿完，弟弟穿。我虽有两个姐姐，毕竟男女有别，从来没有穿过她们剩下的衣服，却常捡拾父亲的衣服拿来穿。

那是我上初中那会，刚满13岁，却已经窜到跟父亲般高。父亲在县里单位当小文员，作为家里的门面和顶梁柱，每到换季，母亲总要想着法给父亲添置几件衣服和鞋帽。时间一长，父亲穿剩积攒下的衣物慢慢多了起来，母亲不舍得送给“外人”，便洗好熨平留给我来穿。

对于捡父亲的衣服穿，我是坦然接受的。一来父亲的衣物虽然半新不旧，但大多数款式新颖，质地优良；二来有些许对父亲的崇拜在里面，穿上父亲的衣物，自己仿佛瞬间就成了大人似得，有几分成熟与自信的意味在里面。

可穿衣着装，毕竟讲究一个量体裁衣，父亲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自然也有诸多不适之处。比如衣服的袖子总感太长，腰围也偏大，至于鞋子，穿上犹如穿上了了了板似得，走起路来，跟跟跑跑。

时间一长，难免有出丑的时候。那时上体育课，老师让我们每个人练习跳鞍马，当然这鞍马很矮，动作也颇简单，短距离助跑，然后

双手撑在鞍马上，稍微一越即可通过。虽然父亲的鞋子有些偏大，也不太跟脚，我一直努力控制速度，没让鞋子跑掉，但就在越过鞍马的那一刻，两只鞋子还是犹如两支离了弦的响箭，顺着惯性飞了出去，引来老师和同学的一阵大笑。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初中生，尚且混沌未开，脸皮厚实的很，即便当时脸红的如同猴

过市面”的我不再具有吸引力。

慢慢的，情况出现了翻转。有一次放假回家，我那双不太合脚的运动鞋，不知什么时候被父亲捡去穿了。

再后来，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我的衣服大多是妻子给买了。每到换季或是赶上打折促销，便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拎，时间一长也开始慢慢积攒下衣服来。为了不占空间，一年半

捡拾

留影

屁股，但也就十几分钟的事，事后我还是心安理得的穿着，只是再上体育课的时候，早早就换上了一双布鞋。

初中和高中中的六年，父亲的衣柜成了我的衣柜，外套、裤子、鞋子，乃至帽子围巾，有时全身上下全是捡拾父亲的装束，俨然成了一幅大人的派头。

当我上了大学，这种情形戛然而止。一来，在外地求学，手头已有些许零钱，逛逛街店已常涉及，可以自己打扮自己了；二来，父亲换季的衣服明显减少，且款式质量对于“见

载便会把那些落伍、不常穿的衣物打包寄回老家。

有一次回老家，父亲开门迎接，我打眼一看，父亲穿着的是我们今年运动会上发的T恤衫和运动裤，鞋子也是我去年寄回来的。就连他外出忙活，披着的棉衣，也是前几年在工地上发的。

不过二十年的时间，我和父亲竟然实现了这种神奇的转换。亦如二十年前的我一样，父亲穿得自自然然，坦坦荡荡。

我曾打开过父亲的衣柜，里面大部分被我

的旧衣裳所占据。看着这些衣裳，我突然心生愧疚，已经很久没有给父亲买过新衣服了。母亲说，他个老头子，穿衣服还讲究啥，不用给他买。

父亲也说，穿儿子的衣服，显着年轻，穿着挺舒服，老伙计们都还羡慕我呢。

话虽这么说，我给父亲买件衣服，父亲自然也会高兴。即便不买，父亲也不会有怨言，捡拾儿子的衣服穿，不丢人跌份，反而有一种满足感。这不是装的，父子之情，早已超越了对物质的外在需求和体感。

再后来，我每年都会给父亲买两件新衣服，但每次都是说自己买的号码不合适、不喜欢。

有句老话说的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虽说是老话，但在我们家永远没有过时。虽已过上小康生活，但奢侈浪费不得，勤俭持家、克勤克俭的家风一直得到传承。

年轻时，我捡拾父亲的衣服穿，长大成人了，父亲又捡拾我的衣服穿。不论谁捡拾谁，即便有不合身，却没有不体面，也没有违和感。我想家人之间，衣物捡拾之间，传递着一种温暖，那是一种爱和幸福。

我想，过不了多少年，我或许也会去捡拾我儿子的衣服去穿，这或许便是年轻吧。

作者单位：电建海投公司